

SHENG CHEN BU GUO YI QIU FENG

XinShiJiSanWen

新世纪

散文精品

百花文艺出版社 编

升沉不过一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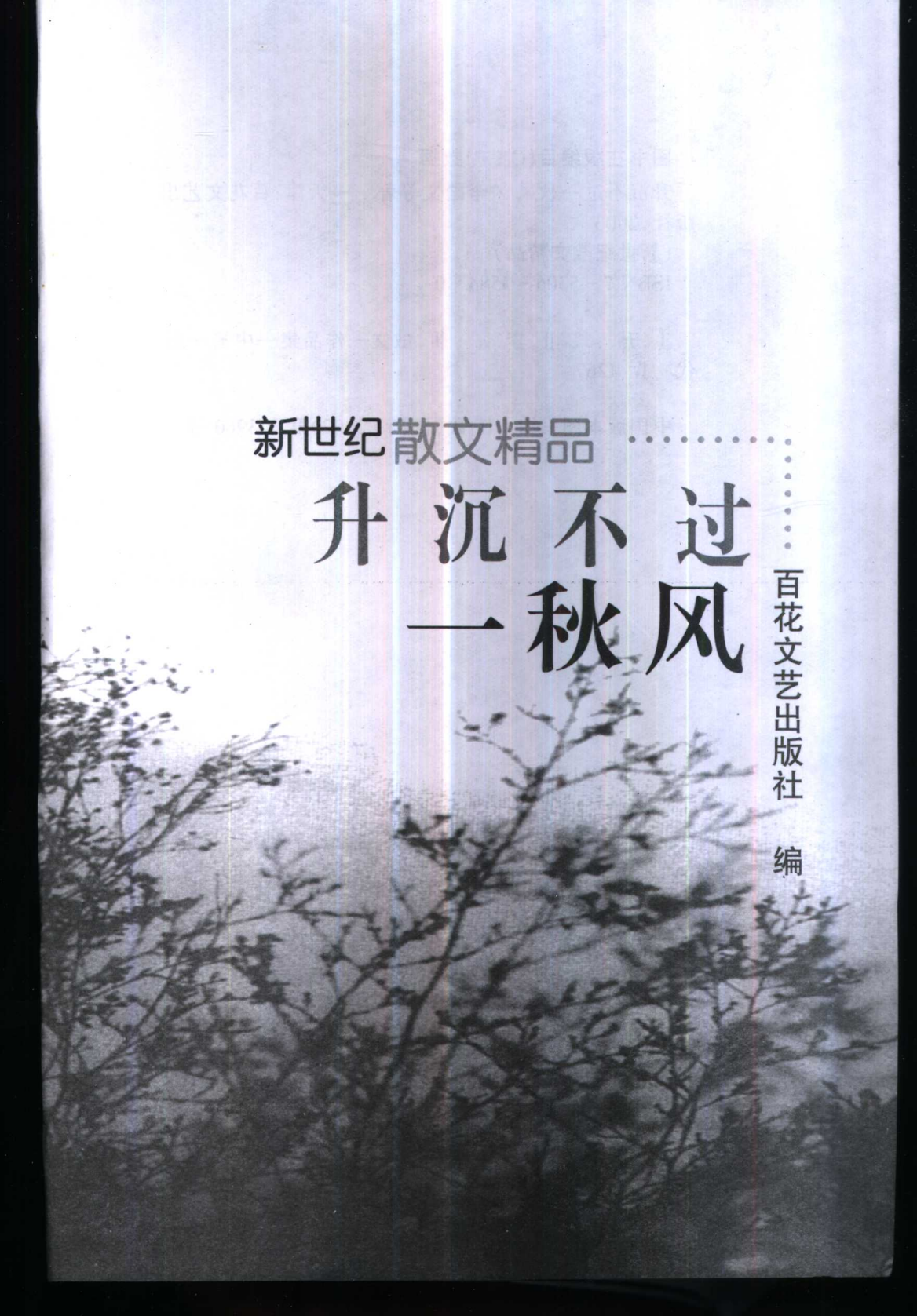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散文精品

升沉不过 一秋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升沉不过一秋风 / 李国文等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新世纪散文精品)

ISBN 7-5306-3584-0

I. 升...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96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14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目 录

升沉不过一秋风	李国文	1
谈 阔	李国文	10
俗世谈钱	冯景元	12
有容乃大	(美国)沈致远	22
面 容	韩少功	25
时 装	韩少功	27
人啊,人	邵燕祥	30
台湾的小众	王安忆	33
关于清高	陆文夫	37
关于银婚的话题	王小鹰	39
雕刻时光	肖复兴	43
美丽的脆弱	肖复兴	45
男女之间	魏 微	47
布衣味道	桂 苓	50
寒窑守望者	高安侠	53
走 路	林 希	55
乡村土语	乔忠延	62
病话连篇	胡占凡	69
不是谈女人	池 莉	73
“钱”与是非	(香港)曾敏之	77
谈“饬伪”	(香港)曾敏之	81

从《验方新编》说起	钟叔河	83
化石玄想录	雷 达	87
想象上海	陈 村	91
建筑物语	李敬泽	95
读数时代	南 帆	101
最轻和最小的球	南 帆	111
中国西部	朱增泉	115
居延海	朱增泉	119



钻石与命运的对话	李存葆	127
飘逝的绝唱	李存葆	137
高贵的精神	张承志	174
秋风宝剑孤臣泪	姜 鸣	181
遥远巨响		
——写在林则徐雕像前	郑卓立	188
去看战场	周大新	195
灵魂饭	余 华	201
圣地三女性	李木生	213
墨香中飘动的裙裾	刘长春	225
昭君的草原	庞天舒	237
把栏杆拍遍	梁 衡	243
病隙碎笔	史铁生	250
千金不换的回头浪子	唐浩明	260
邂逅穆拉维约夫的子孙	刘邦厚	269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卞毓方	276
故乡·黄河·中原	(美国)朱琦	288
走宁夏	雷达	298
记忆与印象	史铁生	308



科学与艺术	许渊冲	322
世上本无害虫	詹克明	328
啊,阳光	杨文丰	338
北风	杨文丰	344
楔	李政道	347
比翼连理	吴冠中	350
心通天宇的艺术与科学	刘巨德	357
基因畅想	(美国)漆孝诗	362
科学是美丽的	(美国)沈致远	367



我跋涉的莽野

——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	张炜	371
《康熙大帝》的定名	二月河	379
我描写过的女人们	毕飞宇	383
洁白的胜利	刘醒龙	388
用耳朵阅读	莫言	391
内心的故乡	林白	397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李国文	400
读不完的“天书”		
——《全国人体摄影大展作品集》序	韩美林	409
沐浴在爱中写作	余杰	412
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铁凝	419
艰难行走	鬼子	423
时代酿造的悲剧人物		
——《张之洞》创作思考	唐浩明	431
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	毕淑敏	437
编后感言	甘以雯	441

升沉不过一秋风

李国文

我很赞赏这警句,因为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

对文人而言,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则更不容易。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是那么想得开的。尤其在封建社会科举取仕的年代,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仕”字,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工人以工为主,学生以学为主,那么,文人也应该以文为主才是。但旧时文人常常不在为主的方面下力气,却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计较,那一份奔走营逐,其贪婪,其恋战,其巴结,其钻营,真是很不怕斯文扫地的。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挠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齿,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红我灰,如丧考妣——便是文坛的风景线。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是能够悟到“升沉不过一秋风”,有这一份豁达,大概也就觉得没有必要搞得自己不开心了。

于是,我想起明代复古派“后七子”中的谢榛(1495—1575)与其诗友们升沉秋风的故事。虽然那是发生在明代后叶的事情,相距遥远,但昨日之儒林,今天的文坛,其基本状态,应该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说到“后七子”,查文学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一个团契性质的诗人组合。据陈登原《国史旧闻》:“明人诗社,所以较前世更为

发达，一，有巨子为之室主；二，富贵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辈起更多。”看来，当时这种文学社团很盛行的，甚至还搞大奖赛什么的。据《明史》：“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尝集大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

金饼有多重，不得而知。但三斤白银，价值不菲，手笔也够大的。那些得不着的诗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块了。

上述“后七子”的诗社，最早发起者，却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伯承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即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实为若敖蚡冒。其后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落薄，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列朝诗选》）

这位诗社首创元老，也是最初被踢出局的，升和沉，也来得太快了点。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风，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谅不比今人要少。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够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进入文坛，靠谁？一掉屁股，将这位引见者一脚蹬了，未免过于薄情。就如同当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时见编辑，点头哈腰，只敢在椅子上坐半只屁股；成名以后再见这位编辑，颐指气使，眼睛立刻就长到脑门上去了一样，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这位被人家无情抛弃的李诗人，也太想不开。老到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这也太小肚鸡肠，心胸狭隘了。至于嘛，不带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响吃饭拉屎；再说，他们玩他们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乐。至于一提往事，金刚怒目，血压上升，不值当嘛！所以，无论李攀龙，王世贞，还是李伯承，都有不够豁达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坛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义，非歃血为盟，拉这个打那个的。

“升沉不过一秋风”，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这诗社又一次面临改组，接着，就该谢榛被那哥儿俩从诗社里“开”了。谁红谁紫，谁灰谁黑，谁上谁下，谁来谁去，正是这种无聊而又无趣的文人自戕，构成文坛的热闹话题。

说到谢榛，我认为，他是一个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达又不甚豁达的诗人。一般讲，豁达，就能快活，不豁达，也就不能快活。因为，他有两个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达的遗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点，“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点，“以布衣结牛耳”（《列朝诗选》），这样，形象上的差一点和学历上的差一点，他也就无法彻底的豁达和完全的快活起来。

我对明诗所知甚少，但在“后七子”中，王世贞外，就比较欣赏他了。因为他的文学观点比李攀龙等其他入，来得宽泛些；凡在文学观点上，持“套中人”的紧闭自锁政策，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许别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谢榛的诗，稍有生气，就因为他能够容忍异己，不那么一条道走到黑。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京都。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假如他一天到晚厮混在短裤党里，蓝领阶层，彼此彼此，也许无所谓了。但他却生活在一个文化精英圈内，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你可以用“布衣”自

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变化,频繁匆促,甚至来不及一秋风,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了。昨日还兴冲冲的文人,一朝离开那把交椅,就没精打采,像霜打似的蔫了;前一阵不见经传的文人,团缘时会,这一阵红得发紫,竟也能指点文坛,领袖群伦。王世贞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虽是世家子弟,可他年轻时,因为反对权奸严嵩,弄得老父系狱,冤屈难伸那刻,在诗社早期活动中,其实是个小角色。

谢榛比那个气回山东的李伯承要神气些,一,年纪居长;二,成名较早;三,创社元老;四,估计他颇有公关能力,能够拉来一些赞助,能够在前门外某家酒楼,开个新诗朗诵会,找几个歌星到场助兴,能够在厂甸某家书铺,来个签名售书,找八大胡同的名妓站场,这点银两,他口袋里是拿得出来的。

所以,李伯承走后,他顺理成章当了社长和法人代表,那时不用选举,几个人一合计也就行了,估计王世贞一开始会依附于他。但好景不长,马上受到李攀龙的排揎,这个其实也是贫寒出身的诗人,由于系正途熬到这份功名,是个有级别的厅局干部,很看不上——没文凭,二没职称,三没职务的谢榛,和他的江湖气。加之谢榛时不时地对他的作品指指点点,倚老卖老,口无遮拦,他很恼火,一气之下,愤而与之绝交。王世贞站在李攀龙一边,也对谢榛加以摈斥,于是,兴味索然的他,西走秦、晋,再游燕、赵,遂不知所终地客死于出游途中的河北大名。

“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此公的这个感喟,既是自绝,更是自弃。我在想,他最后的选择,更多是对于文坛的厌倦,倒具有有一点豁达的意思了。

因此,我对“后七子”的第一首领李攀龙,几乎没有好感。此人的领袖欲太强,是个志大才疏,不安于位,老想搞地震的人物。在文学上,复古成癖,“高自矜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汉以降,

誓不汙其毫素”，所以，他的诗一乏灵韵，二乏精神，同时代的人也对他多有“抉摘”的。连王世贞也认为：“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者，则似临摹帖耳。”《明史》也称他：“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

一个令人不能卒读的诗人，非要把谢榛压下去，也真是令人气短。

看来，为名作家，却无名作品，有高位置，却无广为人知的文学声望，古已有之。读者只记住了他的官位，却记不住他写了哪些诗篇。凡这类作家和诗人，都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从来不会脸红，真了不起。不过，他有一首写谢榛的诗，题为《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倒还可读，而且可以看到他与谢榛没有全“掰”之前，一些还算融洽的情景。

凤城杨柳又堪攀，谢眺西园未拟还。

客久高吟生白发，春来归梦满青山。

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

闻道鹿门妻子在，只今词赋且燕关。

题中提到的谢茂秦，即谢榛；元美，即王世贞。李攀龙写此诗时，谢榛正是红得发紫的文学明星，李和王都得仰着脸看他，就像当代新进，自封的文学大师，从西欧、北欧或北美放洋归来，那腰板“别”儿硬，那脸色“别”儿酷，许多人来不及诚惶诚恐趋前问候一样。明代的谢榛，虽然眼睛只有一只，可有资格比他们更牛，因为，与谢茂秦来往者，可不是外国的瘪三汉学家和三流出版商，而是正经八百的藩王。藩王者谁？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请到紫禁城里坐龙椅的候补天子。

他的诗，可唱，他的歌，即诗，所以，这些王爷，都把他当做上宾

礼遇。

“谢榛，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己而折节读书，刻意为诗歌，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明史》）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朝野异闻录》）

根据以上这些史料，此公当是一位快活人。

赵穆王、赵康王，有可能是两个人，但也不排除为同一人。按谢榛的能量，诗情，机敏，活动能力，兼两份差，拿两份薪水，同时担任两位王爷府上的贵宾，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不也一方面写出长诗《鲁克丝丽受辱记》，讨好他的恩主扫桑普顿伯爵；一方面将其十四行诗集，献媚地题献潘布罗克伯爵吗？用词赋去燕关的诗人，有这点需要，要这点聪明，是无伤大雅的。

明代中央高度集权，分封世袭的王爷们闲得没事干，声色犬马之余，附庸风雅，弄几个文人清客在身边凑趣，还得算是品位够高尚的休闲活动。加之明代后期淫佚成风，色情事业发达，歌女乐伎，弦索唱吹，有一个需要流行歌曲的大市场，适逢其时的谢榛，得其所哉，也不足为奇。

因此，这位独眼龙诗人，畅销歌词作者，能够受到多个特权阶层关照，名片上印着这个王府的文学顾问、那个王府的文学侍卫等等头衔，也蛮唬人的。书斋里有秀色可餐的美女，为其弹奏琵琶，活得相当滋润，是毫无问题的。难怪同是诗人的李攀龙，心里怪不是滋味，要写出这首酸溜溜的诗了。清人沈德潜评点李的这首诗，“诵五六语，如见茂秦意气之高，应求之广”，连隔代的沈老夫子也对谢榛之火，之红，之快活得令人眼馋，有微言焉，李攀龙能受得了？

所以说，文学之争，有多少究竟纯属于文学性质的论争，是大有疑问的。归根结底，人事的升沉而已，升者怕沉，沉者要升，升者

要长升,就得使别人老沉;沉者要上升,就得使升者往下沉,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角力态势。

所以,日子过得很快活的谢榛,心灵深处却豁达不起来,因为,李攀龙要升,他就得沉。后来,他客死大名,李攀龙成为明伪古文潮流的李梦阳第二,如愿以偿。但上帝不怎么支持这位升者,很快使其离开这个世界。于是,“攀龙歿,(王世贞)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如果,李攀龙不死,王世贞也断不了要跟他“掐”的。

李攀龙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与谢榛还能谈得来,尚可以坐在一起喝酒吟诗。世家子弟王世贞,自然也是相当会凑趣的人物。如果,仔细品味诗中的语气,李的口气中有一点酸味,或许这就埋伏了将来绝交的征兆。

因为李攀龙要当这个沙龙的龙头老大,“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明史》),无论这三位诗人,友好的时候,亲密无间,好到恨不能同穿一条裤子,分手的时候,互为仇讎,恨到不咬一口就死不瞑目的程度。也无论这三位诗人,怎么扛过文坛的大鼎,怎么“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地对文坛起到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文学史上,也只能是属于一笔带过的人物,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是很令兴致冲冲者气冷的。那些自认为主导潮流,气横宇内者,那些自以为文学领先,已经不朽者,其实只是过眼烟云罢了。

随行就市的时值,文学史是不会认账的,因为文学史不可能无限制地装进去只具有相对时值的作家和作品。时愈远,值愈低,现在,除了研究明代诗的专家学者,还有谁去关注“前七子”,或“后七子”呢?甚至在当时很有名,超过王世贞和李攀龙的谢榛,一直到明末清初,这位独眼龙诗人,仍不断受到评家称誉。陈子龙评曰:“茂秦沈炼雄伟,法度森严,真节制之师也”;钱谦益评曰:“茂

秦今体工力深厚，句响而字稳，七子五子皆不及也”；沈德潜评曰：“四溟五言近体，句烹字炼，气逸调高，七子中故推独步。”但文学的淘汰，说来也真是无情，如今，几乎不大为普通读者所知悉。

“升沉不过一秋风”，其实是很短促的。如李攀龙，如王世贞，甚至还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被人疵议了。

最有趣的，莫过于王世贞的儿子，就起来造他的反：“罔伯之论诗文，多与弇洲异同，尝曰：‘先人盖弇山园，叠石架峰，但以堆积为工，我为泌园，土山竹树，池水映带，取其空旷而已。’予笑曰：‘兄殆以园而喻家学欤？’罔伯笑而不答。”（《列朝诗集》）

更令人忍俊不止的，王世贞晚年，病重卧榻，有人去探望他，看见这位誓不看唐大历以后书的文坛领袖，枕头旁边，放着一本《苏子瞻集》，他自己也一百八十度地变化了。

所以，袁弘道对王世贞，李攀龙的清算，最为彻底：“唐自有诗，而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亦皆有诗，而不必盛唐也。欧苏陈黄，亦乃有诗，而不必唐人也。唐人之诗，无论工与不工，取而读之，其色鲜妍，今人之诗虽工，拾人豆钉，才离笔砚，已成陈腐，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摹拟，所由来者异乎？”“中郎之论一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濬性灵，以涤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历朝诗选》）

这位袁弘道还有一句名言：“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便是时下那些腰板硬，脸色酷的伪大师们的最好描写，也是那些春风得意，功夫全在文学外的准不朽者的最佳形容。

“升沉不过一秋风”，为画家李苦禅句。还有一上联，为“君自横行依自淡”。是其画蟹的题词，两句连在一起，又使我们联想更多更多。在这个舞文弄墨的圈子里的男女老少，无论是暴得大名者，浪得虚名者，或者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者，甚至还包括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东放一屁，西嚼一蛆，搞点小耸动，冀获微名者，横行也罢，不横行也罢，乐开颜也罢，几声抽泣，几声叹息也罢，对淡淡

的旁观者来说,即使不从文学史的角度衡量,这班货色充其量,“一秋风”而已,又能闹腾多久呢?

文学,终究是文学;文学以外的东西,终究是文学以外的东西。想到这里,也就顿觉豁达多了。

谈 阔

李国文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夫子庙的笑话,说一个没落户子弟,虽不到家徒四壁,也够寒酸不堪的了。可他放不下原来的阔架子,他讳言穷,更怕人家说他穷,所以,出门会客,用家中仅有的一块猪油,先把嘴唇涂得油光水滑,表示他刚刚吃过大鱼大肉。在中国,鱼和肉是富人的食品,糠和菜才是穷人的半年之粮,他能吃鱼吃肉,那就表明他是个阔佬。刚在茶楼里坐稳,女儿忽然跑来,直说不好了,不好了。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块擦嘴唇的猪油,让老鼠叼走了。

这大概是清末民初的坊间笑谈,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年代,一部分人没落的同时,一部分人兴起。体现在财富的分配上,便是有人穷下去,有人富起来。但遗憾那时不提倡“越穷越光荣”,而是一穷便坍台,便掉价,便失去社会地位,在那个“只重衣衫不重人”,甚至“笑贫不笑娼”的旧社会里,更有无地自容之感。

于是,那些暴富和徒穷的人们,形成两个极端,刚刚富起来的人,由于早先穷过,甚至穷得叮当响过,现在发财了,惟恐别人不知其富,便拼命摆阔。而才不久穷下去的人,尽管经济基础变了,而上层建筑,过去曾经富过的精神状态,还来不及变化,特别羞于承认一个穷字,于是努力装阔。

摆阔是有的可摆,装阔却是无的可装,因而装阔比摆阔还要痛苦。孔乙己宁肯挨打,也不愿脱下他那身长衫,其心态怕也是彻底的穷。因为一旦穿上短打,便是地道的体力劳动者无疑。他穿长衫,未必说明他在装阔,但他害怕被人看做是穷汉,一定要“之乎